

增補高島易斷

上

〔日〕高島嘉右衛門◎著

〔清〕王治本◎譯

鄭同◎點校

華齡出版社

中央民族大學道教與術數學研究中心文獻整理成果

责任编辑：薛 治

责任印制：李未圻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增补高岛易断 / (日) 高岛嘉右卫门著; (清) 王治本译.
——北京: 华龄出版社, 2017. 10

ISBN 978-7-5169-1104-4

I. ①增… II. ①高… ②王… III. ①《周易》—研究
IV. ①B2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55036 号

书 名: 增补高岛易断

作 者: (日) 高岛嘉右卫门 著 (清) 王治本 译

出版发行: 华龄出版社

印 刷: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 印 张: 43

字 数: 580 千字

定 价: 198.00 元(全二册)

地 址: 北京朝阳区东大桥斜街 4 号

邮 编: 100020

电 话: (010) 58124218

传 真: 58124204

网 址: <http://www.hualingpress.com>

序言

人虽有智愚、贤不肖、贵贱、贫富之殊，其处世也，各劳精神于思虑，一日无有间断。而其所志，或有为一家者，或为一国者，或有计宇内之公益者，虽因各人天赋之能力不齐，而有大小轻重之差，泛大观之，则无非希望国家之富饶，世界之泰平也。何则？假令能得一家之治齐，而所居之国乱，则不得独保其安也；又能得一国之治平，邻国扰乱，则亦不得独晏然于局外也。是理之所易睹也。方今世运，益趋文明，学艺技术之进步，非复昔日之比也。博学高才之士，不乏其人；治化之隆，如可翘足而待也。虽然，熟观今世之现状，皆以厚于己而薄他为常。甲邦常思吞噬乙国，乙国亦常以抗之为事，人心益流于邪僻，仁义之风几扫地，优胜劣败之势日甚，弱肉强食之情益著。自王侯以至于庶人，如有不安于身后之计者也。夫贤智之士，日夜劳心力，而思虑计画，尚且不自安，所以如此者，何也？抑思虑之不足，而误其方邪？不可不顾虑也。余谓是由人人忘失至诚通神之道，为使神人之间隔绝也。夫不通神，则不能禀天命；不禀天命，则不能前知将来；不知将来，则不能知人事之极，故其志望无所归著。志望无所归著，而妄劳心力，是犹盲人而弄铳器，不能定标的而放弹，彼此偕受其害，岂不危险之甚乎？所谓不知天命而不畏之所致也。今日之势，既已如此，余为是惧，而悯人生之不幸，将济之于迷途也。然而救济之术，惟在于介神人之间，而通其意而已。人若知神明之德不晦于今，则英雄豪杰之士，亦方其有疑惑也，必请教于神明，畏惮天命之严肃；博识高才之人，亦破想像之迷梦，知人生志望之所归著，则人心常有所戒惧修省，而自可生博爱之念也。于是风教亦自匡正，可得使天下之人，浴造化之恩泽也。是余之所希望，故今传人以至诚通神之术，欲使得神人冥会也。然既业有术，则不可无书，《易》则通神之书也。虽然古昔圣人所述，后世学者未能得其真意，而用之于实际也。今以国文译之，附以所见，欲使世人普前知将来也。是所以述此书之大要也。

《易》之为书，明天地阴阳奇偶之理，以阐发造化之秘蕴。六十四卦，

而网罗万象。盖宇宙间之事物，未有不阴阳相对者。有日则有月，有寒则有暑，有男则有女。且既有形而下之物，则必不可无形而上之道，亦犹人有可见之肉体，又必有不可见之心魂。心魂一脱去人身，则名之曰“鬼神”。鬼神虽不可见，人得以至诚通之，则依冥助而前知将来，凡庸之徒，亦可知神之有在也。惟太古草昧之世，往往有能通神之术者，故人皆知有鬼神也。方今称文明之盛，人之智识，凌驾古人，人事之便益进，为天涯比邻之观，然却不知感通于如在之鬼神，遂至有夸张无神论者。其故何也？盖治世之方，古今一变；人之气质，亦随之而变。夫接神之道，由精神气力之单纯；穷理之道，由智识思想之致密。今人之智识思想，以致密故，能穷物理，而却不能通神明也。古人之精神气力，以单纯故，能通神明，而不能穷物理也。是所以至诚之道，行于上古；而巧智之术，盛于后世也。请详述其变迁之所由。夫阴阳之精气交而万物生焉。人之生也，禀受虚灵之心魂，而为万物之长。然裸体而无护身之蹄角，又无害他之爪牙。方其穴居野处也，与猛兽毒蛇之类，互相竞争，胜之则食其肉，衣其毛，不胜则为其所食。于是偶有捷智者，取火于火山，用以驱除猛兽毒蛇，始得为人类之世。尔来生民殖而禽兽减，乃至食料缺乏，数人以争一禽，斗争自是而起，其极至人相食，谓之优胜劣败，弱肉强食之世。方是时，天悯生民，降斯大人，使之救济一世。大人见此状况，惻怛之心不能自禁，求救世之道最切。其至诚通神，感得畋渔之法，乃谕众曰：汝等今食他人之肉，而取快于一时，汝等之肉，他日又得不为人食乎？诚如此，则悲惨之状，有不忍言者。思之，勿复同类相食，如夫食料，吾能供之。乃作网罟，使之捕禽于野，渔鱼于水，众皆利之；又剡木磨之以石，名曰耒耜，以垦荒芜，播以草木之实；且教以火食，众皆德而服之，事之如神。自是之后，衣食足而知礼节，令行禁止，于是统御之道始举，建国之基斯立，君臣之分长定，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伦渐备。以我邦观之，则皇祖琼琼杵尊天降之时，而在支那，则伏羲氏之世也。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幽赞于神明，而创占筮之法，使人得问神决疑，前知将来，《易》曰“昔者圣人之作《易》也，幽赞于神明而生蓍”是也。夫《易》以八卦，表万物之原子，盖万物成于八原子之集合，故画八卦而现形而上之原子于形而下，重之以为六十四卦，以应万象者也。“易”之为字，重合

“日”“月”，并书之则成“明”字，谓从斯道，则万物无不明也。是《易》之所以名也。故《大传》曰：《易》以“知幽明之故”，“知鬼神之情状”，“知神之所为”，见“万物之情”，见“天地之心”。盖人亦与万物同成于八原子之集合，故性情动作，共不离其序次也。故一知造化之理由，则知其性之所基。若死生之说、进退存亡之机、阴阳消长之理，默识冥合而活用之，得防祸乱于未萌，消灾害于未发。是以羲圣以下数圣人，以《易》为世世相承之神宝，以为王道之基础。夫尧舜之禅天下于舜禹，其语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忧人之所思虑，臆测想像而易违，故各卦第五爻，示得中正而施政之方。然至夏殷之世，气运渐变，人人专赖智力与劳力以营生计，无复如上古，赌身命于危险之境而求食之要，是以精神气力，亦不能如上古之强壮，所关于精神气力之道术，渐趋衰颓，则势之所使然也。及周而文王出焉，恐世人专信想像之理，失闻神智之道，紊人智之天真，乃崇奉神《易》，系以《彖辞》，以明羲圣之意。其辞穷幽明之蕴奥，拨造化之秘机，因天、泽、火、雷、风、水、山、地之八原子配合之理，以说及人事之吉凶悔吝，行以通神之术，造化之理，及神人交通之道，两相完也。其子周公旦，亦继文王之意，通观天下，感想事物之理，虽甚错杂，或有一定之规则而运转之。征夏、殷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二《易》中感鬼神、适事理之占例，与众学士从事其纂辑，果不违其所预想，知天下万象之起灭终始，不出于三百八十四爻之外。于是始照三百八十四爻于实际之事物，看以易情之变化，因卦时、卦义、卦象与刚柔之应比，与阴阳消长之气运，系辞于各爻，以大成《易》道。故周官太卜居八政之一，至春秋之世，尚重太卜之官，卿大夫掌之，上智远识之士，效而行之。而周公之爻辞，多涉于比拟譬喻者，少直指善善恶者，考其所由，是不拟以其才之美，成斐然之章，亦有所深忧而然。盖人之资质有善不善，故善人与不善人相待而为群，更互流行，中人从其流行，而左右上下。是阴阳消长之常理，恰如四时之循环，昼夜之交代，而当其暗黑之时，不可不揭灯火而照之，是教学之所以由兴也。夫一明一暗、一顺一逆如此者，即阴阳消长之理也。故遭“君子道长”之气运，善人得时，则天下治平，而《易》道自明；然遇小人道长之气运，不善人得时，若使善人占事，因彖爻之辞，明陈不善人隐微之心术，发露其奸恶，

则其人羞耻之余，加害于善人，亦不可知也。故周公特用隐语而系辞，例如以凶暴者为虎，以狡猾者为狐，以愚钝者为豕，婉曲其辞，使不善人反省而无所愤恨，其用心也深矣。是以孔子之圣，犹曰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韦编三绝，以研究斯道垂教万世，受业弟子三千人，固不乏聪明之士，然通道者，其果几何？乃叹曰：“道之不行，吾知之矣，智者过之，愚者不及也；贤者过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”盖弟子中，或恃其才，以为天下之事，无足为者；迂远之道，不足学也，于是中道而废。智者过之者，盖婉辞也，惟颜回独优，入圣域，不幸短命而死。宏才能辩如子贡者，未能与闻性与天道也。斯道之至大而难传，有如此者。抑孔子所主，在与尧舜同用《易》之中正，以行之于人事，故常用其中正，谓之中庸。中庸得天命之中正，而则神智，以行之于人事，是虽圣人，所难实践也。故《中庸》曰：“天下国家，可均也；爵禄，可辞也；白刃，可蹈也；中庸，不可能也。”虽有达观远识，脱名利者，不至至诚通神之域，未能得之也。故曰：“中庸其至矣乎？民鲜能久矣！”夫行《易》有三要：明易理，一也；通世事人情，二也；至诚通神，三也。而其一、二，虽在深思推勘，至其三，则属精心气力，自行以至者也。所谓“自诚明，谓之性，自明诚，谓之教”，“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”，是尽性之诚，禀神智之教也。羲、文、周、孔之四圣，各有天赋之能力，举毕世之力，忧后世而述作，虽然，后世学者乏解释之力，二千有余年，冥冥晦晦，如存如亡，无复实用之者，不堪慨叹也！

《易》之为书，东洋之理学，而其卦六十有四；然而西洋化学，亦有六十四原素，其数如合符节，可谓奇矣。惟举其所异。西洋穷理之学，即物而穷其理，故分析其组织之要素，以知其性质功用之所在。东洋理学则不然，不问动植，天地间有形之物，各寓心魂于其中，有适当之性情者也。故复《象传》曰：“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”大壮《象传》曰：“天地之情可见”；咸恒二卦《象传》曰：“天地万物之情可知”；又《中庸》曰：“能尽其性，则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则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而与天地参矣。”当知日月星辰及大地，皆大动物，而各有心魂，达其性情，保数万岁之寿，其效用亦极大也。若其他万物，小动物而其寿则短，亦各有心魂达性情者也。盖宇宙间，一切万物之心

魂，皆造物主之分子，而无不至精至纯者也。而问此无数万物以何组织，则物质原子有八，即谓之天、泽、火、雷、风、水、山、地。其中天、雷、风、火，气体而无形状；山、地、水、泽，实体而有形状。此有形无形八原子，互相抱合结晶，而能组成万物也。而由其原子之精粗灵顽各异物质，其物质能薰染其心魂，各异其性；其性能因缘外物，而各异其情。故虽如天地万物各分裂，而彼此不相关，是至精至纯，万物同体之心魂，暗暗里为物质所薰化。洞察斯真理而不疑，谓之知天地万物之情；洞察斯真理，而去各自为物质薰染之私欲，以赞天地之性，以遂万物之情，谓之能尽物之性，赞天地之化育。而人之心魂，离肉体之后，不合同本原者有二：其一，致诚尽忠，计国家之幸福，死而后已之精神，其身死而心魂犹未复归本原，永在幽冥，而守天下后世者，谓之鬼神，《中庸》所谓“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”即是也；其一，生涯欲逞自己之私欲，焦思苦虑之私心，其身死而心魂亦未能复归本原，彷徨于空中而为灾变者，谓之游魂，《易》所谓“游魂为变”即是也。然而鬼神感善人，而降祯祥于国家，游魂寄托恶人，而为妖孽于世间，所谓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者。是飨阳神以火，飨阴神以水，盖因此理也。凡通此理而不迷者，由《易》而知鬼神之情状者也。东洋理学之高尚如此，故从来学《易》者，概不能得肯綮。不征之于人事之实际，故不能知人情之错杂；或单为义理之学，不复解占筮之妙，拘泥字句之间，遂废其实用。且其称通《易》学者，则曰：“《易》教君子以常道，卜筮以谕权道”；曰：“伏羲之象，文王之辞，依卜筮以为教，孔子之赞《易》，以义理为教，其施为虽异，道则一也”；曰：“从性命之理，尽变化之道”；曰：“探赜索隐，以定天下之吉凶；钩深致远，预谕人事之悔吝”；曰：“《易》者，圣人所重之道，而为君子设者，后世以卜筮列之于技艺，大悖圣人之旨”；曰：“天下之理，无不包罩《易》中，开物成务之学，只赖有此也”；曰：“圣人以《易》研几，示人向背，系吉凶悔吝之辞鼓舞天下，托天佑于贞悔，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。又或一二熟卜筮者，亦惟玩象而逞臆测而已。”要之和汉未有尽圣人之深意者，又未有用圣人之辞而占者也。用《易》如此，犹以干将莫邪而代菜刀，岂可不慨叹乎？余之所讲，则异于是。照之于事物之实际，发明圣人之深意于彖爻之辞，觉知鬼神之威灵常现于上下左右，畏敬之念，无

有须臾之间断。盖余之于斯学也，其始非由师傅之教也。当读《中庸》之书，至“至诚之道，可以前知”，悄然而思：凡人之处世，莫善于前知百事。乃考索至诚之道者十有余年，茫乎而无所获。当时情怀，如怀方书而失良药之感。然当横滨开港之初，因过犯禁下狱，实安政六年十二月也。其在囹圄也，不堪幽囚之苦闷，或悔悟任血气误生涯，万感辐辏于一身。转觉怅然之际，偶得《易经》下卷一本于席间，乃执而读之；以为吾闻《易》之为书，儒者千百人中，能讲之者仅不过二三辈，而犹多不能通晓者。夫《易》者，四圣人各极天授之能，竭毕生之力而所述作，其不易解，虽固当然，古昔圣人非故用不可解之秘语，作此怪谲之书，以欲窘后人也。由是观之，其难解也，非书之难解，由吾精思之未至也已。今狱窗无聊，吾幸以往日所闻于师之西洋理学，穷其理之所在，则或得通之乎？尔来每日课一卦，昼则玩读之，夜则暗诵之，四阅月而卒業。自是之后，叮咛反复，精思熟考，造次颠沛，未尝暂废也。涉数月之久，觉于《系辞》、《彖传》等，少有所通晓，乃益勉励不辍。既而得略解全体之理，因假捻纸片以代著，即事而占之，其事或中或不中，苦其不恒。于是沉思默读之余，幸思“至诚无息”之语，感悟“无息”二字，非单无止息之义，则无发气息之谓也。方揲筮之时，全止息吸呼而捧著于额上，以专念其将占之事；不得不发气息之际，分著而为二，此间不容发。自是之后，百占百中，以爻辞拟之，了如指掌，有悚然而接神之想。于是始知《易》之为用，全精神气力上之术，而至诚之道，一在无息之间；且悟六十四卦，则造化之理，即万物之根本、八原子之结晶学，而推原子遇不遇之性情，及之于一切之事物，自国事之大，以至于人事之小，细大不漏，得悉指之于掌之学；又并知三百八十四爻之别，即示时之缓急，事之难易者也。诗曰：“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；矧可射思，中庸引之。”盖圣人说神，三以“思”字为助语者，即自占筮之适中，而观识之可知也。余亦当易占之适中，而又同其感，确信圣人曰神者，与余之曰神者，亦无分毫之异也。“神”字从“示”从“申”者，盖神虽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人能以著筮问之，则无不示申也。亦可以证余神人交通之说焉。

熟俯仰今古，而观察世态人情，如上文所述。古之人淳朴而富精神气力，故能得交通于神；今之人狡智而专利欲，故不能交通于神。是以唯推

测谋事，智者劳精神，竭思虑，而图国利民福，亦动辄陷权谋术数，以利己为主，不顾他人之害，常窥他邦之衅隙，欲以并吞疆土。盖彼等固以优胜劣败、弱肉强食为各人天赋之情性，不啻生存竞争，毕竟不知天命而不畏之所致也。请试论之。今日如欧美各邦，以理制人心，斗巧智以争生存，则我制百吨之炮，则彼制二百吨之炮；我备钢铁舰，则彼抗之以水雷。益进而益巧，愈出而愈奇，其势不知所底止，遂至驾气球而自天空投下爆裂弹，则再复太古之穴居乎？然则口倡文明，望开化，至其所行，则非却趋野蛮耶？当今文明开化之竞争者，全期优胜劣败；优胜劣败，即期弱肉强食；弱肉强食，即野蛮未开之风俗也。而欧美各邦进步之方针，正向此点而进者也。宇内各国之情势，业已如此，而其所以未恣虎狼之吞噬者，赖耶稣教之力，而才抑制之；亚细亚诸国，赖神、儒、佛三道之力，而防遏之也。我皇祖及孔子、释迦、耶稣等，各圣人通神设教，示以神者佑人，人以至诚禀神惠，神人相应，致国家之福祉，是国教及宗教之所因起也。然从生活之变迁，而气质之变化也，精神衰而至诚之道不明，故方今虽在神、儒、佛、耶之教职者，通神者几希。可知神虽欲保护国家，保佑民庶，以人失通之之道，神亦悯其愚而焦虑也。盖自不通神，则不能详听神意，而妄说神德者，毕竟不过袭蹈古人之套语，此辈不足与语道，然亦一由斯道之衰颓，未可专咎此辈也。且无智之小人，为其说之所诱而信之者，亦虽属妄信，或以生近善远恶之心，未必无益也。惟中等以上之人，修形而下之学者，为无神论，而置神于疑惑之间，不知天命之可畏，圣言之可尊，或恣我意而蹂躏众庶，或乘威权而横行世间，弄才智而装豪杰，其死也以树巨大之纪念碑，为无上荣誉。此辈终身不知道，唯以名为真理，以利为现理，终名利之二途耳。虽偶有信神者，不能直得神意，止其自信，而不能以神益世利人，是皆非完全者也，故其力终不能制止一般情势之炽盛也。然则人间生活上之快乐，其在何所乎？要之，其弊在不会神人交通之道也。夫天之生斯民也，岂以同类相食为其主旨乎？宜优劣互相扶助，强弱互相提携，以各安其业，乐其分也。若夫邦国之于交际，亦犹个人之于交际也，有无互通，利便互计，相携相扶，不可不各享其天幸，全其天福也，否则如何而达人心和乐之世运乎？今世形而下肉体之便利日益进，而不能安形而上之心，则如何而得称真成之文明开化乎？而其

进文明开化之方，不在欧美各邦形而下之穷理，在东洋形而上之道，其载道之书，实以《周易》为最也。是以余曩著《易断》十册，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应用之于实事，解释其辞，附以经验之占断，介绍神人交通之妙理。尔来七年，世人未醒觉迷梦，顽乎而不畏天命，狎大人，侮圣言，不知鬼神之在冥冥，前知祸福而示之。见祲祥妖孽，以为偶然，不尝有所省察儆戒。世道人心之衰颓，日以益甚，盖为我书之所说，未尽其精微乎？余年已越六十，疾病亦且时至，若迨今而不完斯学之中兴，则其将期何世耶？是余不独为斯道忧，实所为天下后世忧也。乃不自揆，再补正《易断》，寄六十四卦以国政之组织、君臣之奇偶、人心之兴败，就实地所经验之活断三百八十四爻而述之，明神人交通、天命严肃之证，以使初学之人易悟易理之妙；进使后世学者继经验之序，终成就人间圣学；且欲使宇内智者学者辈，省臆测推量之徒劳，以《易》为神人交通之媒。且夫我邦维新，当初之为国是也，在取彼长，以补我短，然欧美各邦之交际益频繁，而其所倾向，苟为彼之事物，不择利害而输入之，我所固有，不问长短而废弃之，遂至有非变我道德国而为彼法治国不止之势。呜呼！亦可谓惑矣。夫撰取利害长短，人世之通谊也，况欲弃我国粹之道德乎？抑方今最大急务，在使彼国人，知我固有道德之为何物。而为之之道，无过于平易说示《易》道。《易》者，道德之本原也，故早晚译此书以英文，传之于欧美各邦，欲使彼知我国方今有神人交通之术，又知人间统理之方法，不单在法律，而尤在道德也。欧美各邦，专研究形而下之理，奏其实效者，如利用电气蒸气，皆无不巧妙，交通之利便，实古人所不梦见也。然如此，是利人间相互之交通而已，乌如我《易》道之神人相交通，而前知将来之吉凶祸福哉！是实东洋神奇之瑰宝也。今余不敢秘之，欲以传之于海外者，唯一片诚忠，在将为宇内开万世之太平耳。凡百君子，谨而思之，余之所希望如此，著此书之主旨，亦全在此。慧眼达识之士，幸谅微衷，大讲究斯学，圣圣相承之瑞珠，再放光彩；神随之皇道，得大明于世。而众人知希望之所归著，宇内万世之太平，亦可期而俟也。

明治三十四年一月高岛吞象识

序二

余之幼也，家大人教之曰：“先哲所著之书，不啻汗牛充栋，然六经所载，则圣人之道。圣人者，天之所降，以为亿兆之君师也。”余于是读四书五经。业务之暇，手不释卷，积年之久，略谙诵之。窥圣贤之旨，探道德之原，颇有所自得。以为圣人之道，教庸人以仁义，教君子以《易》，使得至诚通神，预知将来，使在上君子，无误亿兆之休戚也。故君子因《易》以知有鬼神，“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”，善笃善行，虽赏之不为不善，盖知天命而常行仁义，故谓之道德。然而神者专，祖先之灵是合人之颜色气血而可知，然则人之于父子，非啻身体教育之恩，父母歿而为灵，亦大而保国家之安宁，小而护子孙之幸福也，明矣。是孝道之所以贵重，而五伦天之所媒介也。

至诚者，圣人所谓“尽其性”也。《说卦传》曰：“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。”所谓性者，心之所活动；命者，与“受命如响”之命同，吉凶所定也。言穷其义理，尽心之活动，以感得天命于筮数之义也。要之，人智所不及，而听神之教者也。卦爻之辞皆照于实用，不余一字，故《易》者不外圣人救世之意焉。盖庸人之所见，人之一身，以统括四肢五官而应事物为能，惟圣人不然，尽性至命，遣活动心魂以通鬼神，感得神意于筮数之方，以益后世。然世之读《易》者，拘泥文义，而远于实用，可不浩叹乎！

释氏之道，以明心见性为主；老子之道，以修心练性为要。故释老之道专于心性，而疏于治国家。唯吾圣人之道，以尽性命为极。苟人智所不及，听命于鬼神，小而可修一身，大而可治家国天下，岂如释老独善其身者乎？方今宇内各邦，互竞其力之时，舍此而可复他求哉！

祖先之灵，虽导国家及子孙以避凶趋吉之方，人不知尽性之道，故神灵不能通其意，见其陷于不幸，亦不堪忧虑也。人皆以为将来之事不可预知，余窃忧之，述此书以明圣人之旨，通鬼神之意，媒妁幽明，欲使天下后世，得至大之幸福也。

此编原余所讲述，使友人柳田几作笔记者也，今请清国人王治本氏，更补正之，便清国诸彦阅读。但序言以达意为主，故文辞鄙野，语无伦次，览者谅之。

余尝著《易断》、《易占》二书，先辈序跋文颇多，其中副岛种臣、中村敬宇、栗本锄云三君之文，尤得我心之所然者。今不忍去之，因录于左。

高岛吞象又识

神易堂易断序

《周易》筮法，肇始于《洪范》，散见于《春秋》内外传，宿官世业，掌在筮人，由来久矣，迄今几失其传。岁庚子，余重游东海，得阅《神易堂易断》，为高岛吞象所著。卷首自叙揲蓍之法，并追述生平因事系囚，于犴狱中得残《易》半本，朝夕参玩，独得神解，遂即自筮休咎。爻象所示，一时莫得其解，既而脱罪，其应如响，此其始筮之验也。厥后凡值岁首，或家国大事，悉皆取断于筮，而他人之有疑欲决者，亦咸来请筮。岁积一岁，以其所筮之经验者，钞录成帙，每卦或一筮焉，或再筮三筮焉，随机判决，各得神解，订为六十四卷，付刊行世，知与不知，皆奉之如神。一日，余于友人处，获晤高岛翁，谈及《易断》之妙，翁曰：“惜此书纯用和文，不克流传海外，请君一绎^①汉文。”友人亦相与劝说，余遂应命。卦首先释象义、字义及阴阳变动、参互错综之旨，后系所筮断验。余为之循其意绎其词，从事于笔砚者八阅月乃成。嗟乎！钱卜之法，创自京房，专以五行生克，决人休咎，而于爻象爻辞，概不究论，求所谓“大衍用九”之法，判若两歧。兹得《易断》之书一出，俾揲蓍古法再见于今，筮人之掌，得复于古，皆高岛氏之功也。

余幸删绎事竣，为叙其颠末如此。

光绪辛丑岁三月上浣谷旦
浙东黍园王治本鄂撰于食研斋

^① 郑同注：此“绎”字及下文两处“绎”字，非“译”字，原文如此。王治本先生不用“译”字而用“绎”字，可能是指汉文版《增补高岛易断》一书虽然主体是依据《易断》和《易占》二书编译而成，但每章节前的象义、字义及阴阳变动、参互错综之文，均为王治本先生在编译时新加入；而正文亦是依据新定的体例，删繁就简，编译而成。是书的成书，有别于纯粹的文字翻译工作，因此用“绎”字而不用“译”字。

高岛易占初篇序

文王之《易》，文王之易也；高岛嘉右卫门之《易》，高岛嘉右卫门之易也。人固不能无才性高下之殊，而《易》从其人，各为见解，不得言管窥之天，非彼苍苍者。譬犹不龟手药，一以泔泔，一以水战制胜，自人见之，则其用虽殊；自药见之，则齐为善用者。^①抑高岛氏系在囹圄，幽郁七年之久，所亲唯《周易》一卷，反复玩读，验之自家经历，大有所感。尔来每事必与《易》谋而决趋避，终至为一家占断，此书即是也。夫煤灯铁路，煌耀于横滨之衢，而蜿蜒于东京之道者，虽不过取于彼而施于我之事，创为之业，得丧不可判。众方在逡巡疑惧中，而高岛氏独奋当之，其胆勇非《易》鼓之而谁居？

匏庵栗本鯤撰

^① 郑同注：文见《庄子》。“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泔泔（píng pì kuàng）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谋曰：“我世世为泔泔，不过数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”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泔泔，则所用之异也。”

高岛易断序

高岛氏，深乎《易》者也。其言显而密，邃而理。自云吾未得神助而得鬼助，其占得咸四爻。贤哉！高岛氏也。其真如云乎鬼者，周公之鬼乎？文王之鬼乎？孔子之鬼乎？庖牺之鬼乎？其或子平生所梦寝，别有其鬼乎？余惟于良德，则宜或天助。是使鬼咸于子乎？抑余谓鬼者，魂未伸者，故不神？若此者，咸于其外体，或有之也。咸四爻为“贞吉”，则果天助也，不鬼咸也。所著书类，虽未读尽，所趋浩大，故书以赠也。余亦近来有著书，殊觉于精义未悉，动多糊涂，将择吉日一日相会，以纵论余平生。时下无恙是祈。

副岛种臣撰

高岛易断自叙

张捷 译^①

余之《易》者，感通学也，与所在世之普通书籍不同。凡学问之道，虽万殊也，然其要义乃实地之经验，不过思想上穷究其理尔，可称之为谓考察学。而余之感通学，直抵神明，用以感通辨析身受神明之示教，而以此欲使人有所感通也。是所以谓与世间寻常书籍不同也。若辨其感通学之起因由来，夫有天地而后有万物。万物者即由天地之精气所成。吾人者亦其一也。而人者，乃由肉体与心魂二物所相辅相成。而其肉体者，虽传承自祖先之形，推本究原，则可知由天地之精气化生而来。肉体之遗传如斯，其虽悠久，而其心魂则为直截禀受自灵元之一分子，神明与其灵德同一。然吾人之心性甚不灵明，其所以与神明相悬隔者何也？乃由肉体之私欲所牵制，壅蔽本然之明之故尔。然吾人心魂之实体者，其灵明未曾缺损，故能洗涤一时之私欲，恢复天赋之本心，假之以善策之神物，直抵神灵，可禀受得天命也。已然与神灵相通，则所问之处，无所不语；未然之事，无不了然。而其所语之辞，即《易经》是也。

《易》之辞者，每一卦每一爻，天象地形，幽冥人事，会通于万物万理之变化，其所含道理真理，无不发挥其时用。虽《易》之发端于殷之末世与周之盛德，时值国家兴衰之际，严格戒律谗言毁谤之时世，故文辞甚为诡谲，不易通晓。故后儒只讲究文义，苦于章句之穿凿，而将之用于国家之实事者，未多有也。今此书者，平文辞之诡处，易文辞之险处，使《易》辞与世事密切相接，用以感通辨别所禀受之神命，所知晓之未然也。夫感通学与普通之考察学相较，则恰如写实与手绘。其画工耗费年月，劳苦精神，描摹山水人物，巧妙逼真，只可视之为艺术尔。彼之写实细微宏

① 郑同注：《高岛易断自叙》、《凡例》、《易卜筮仪》三篇，王治本先生编译的汉文本未收入，今据日文本初版补入。译者张捷女士，现就职于中国社科院图书馆。